開放文學 -- 諷刺警世 -- 檮杌萃編
第九回 助奩妝院司同擲錦　誤朝賀府縣共迷花

王夢笙、章池客兩人坐了轎子，同到葉公館。那南昌府亨太尊已先來了，見了葉勉湖問其所以，原來這上一天，十月朝街上出會，豔香剛在人家唱堂戲坐轎子回來，沒有卸妝，就同著他師傅的小婆媳婦，還有鄰居家的一位姑娘，一齊走到街上看會，被一位警察局的副委看見，他說不應扮著女子，夾在婦女淘裡，有傷風化申斥幾句。這豔香是向來在撫台、藩台、衙門上房裡，穿房入戶，同大人、少爺、太太、小姐們平吃平坐慣了的，他哪裡把這種磕頭蟲的小老爺，放在眼裡，聽他申斥就頂撞了兩句，這位老爺也是個少年初出山的，在官場閱歷還淺，那腔子裡還有點熱血未曾化涼，登時大怒，就吩咐巡兵把他帶到局裡。這副委穿了公服，坐上公堂，叫帶過這戲子來，豔香到這時候也就只得跪下，問了幾句，這豔香還仗著勢同他辯駁回嘴，弄得這副委下不來台，就喝聲拉下去打。那巡兵把他拉下，還是穿著女妝，就褪了褲子，露出那曾經供奉過各位貴官富商的香臀。這時候，幸虧那正委聽見信趕了回來，見這副委正在堂上，不能上去拉他，一面叫家人請他下來說：「總辦，有要話吩咐。」一面叫人攔行刑的巡兵說：「先放他起來，停會再打。」可憐那嫩皮膚上，都已經吃了十幾片的毛竹筍了。　　這副委下來，那正委連忙抱怨道：「這個人你怎打得，他是撫台、藩台各位大人都賞識的，你打了他，不但你的功名保不住，連我還要被你帶累呢。」正在說著，只見他家人拿了一封信，說是府裡飛馬送來的，這正委連忙拆開一看說道：「如何，府裡已竟來要人了，我同你一起送了去罷。」那副委到這時候，那腔子裡未曾化盡的一點熱血，也嚇得漸漸的有些涼意，只得跟著他上府。到了官所，等了一會說聲「請」，兩位進去見了首府，這亨太尊就向著那副委說道：「做官的辦事總要審量審量，萬萬不可莽撞。這警察本是新政，處處要學著點外國的法子，本不該輕易用刑的，你不看見前回有位城上的御史，因為濫刑被參的麼？你初出來做官，怎麼這樣任性？」一面又向著正委說道：「老兄是這分局的正委應該常常在局，怎麼自己走開，以致這副委鬧出事來，萬一上頭查問起來，我兄弟可擔待不下。」這正委連忙說道：「總要求大人栽培寬恕。」兩人聽了幾句申斥，退了出來。這正委又埋怨了副委幾句，副委也不敢回言。

還是那豔香被副委拿到局裡的時候，那跟包的連忙到葉大人公館送信，葉大人連忙寫信到府裡，派人去要的都是專馬飛速，比那跑奏折的還要快些，那亨太尊就拿轎子把豔香送到葉公館，豔香下了轎，走進上房，就撲到葉大人懷裡嗚嗚咽咽的痛哭說道：「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，我老子哥哥不多年前頭，還在衙門裡做銷谷師爺，不幸我老子哥哥死了，被人家騙了出來賣在班子裡唱戲。今兒還要丟這個臉，要望大人救我出這個火坑，我也不做這個行當了。」原來，這豔香就是龍鐘仁的公郎龍伯青方弟，賈端甫的高足，號叫硯香的龍伯青。從通州搬到揚州，不久死了，被毛升把他家眷騙到上海，又哄他說是送回紹興進學堂，哪知把他拐到九江，賣在班子裡唱了花旦，就改名豔香。他那生母、嫂子、姊姊的下落他也不知道。這豔香在葉大人懷裡哭個不住，七姨太太拿自己手帕子替他揩著。葉勉湖道：「救你不難，只是把你弄出來算個甚麼人呢？」豔香道：「那隨你教我做甚麼，我就做甚麼，只不要教我再當堂吃板子就是了。」葉勉湖想了一想道：「這麼吧，我們家鄉風氣常有娶小旦的，你就從此改了女妝，做我的八姨太太罷。」雙鈴也連忙說：「甚妙，甚好！」這豔香哪有不願的道理，雙鈴就留豔香往上房。第二天午後，叫了他師傅來，葉勉湖當面吩咐了，與他二千身價，他師傅也不敢不從。這葉勉湖就辦了菜，請了亨太尊商量這事，並替豔香謝他昨日的情，又請了這王太史、章中翰作陪。葉勉湖當下向他兩人說明緣故，兩人心中覺得奇怪，嘴裡卻均極力贊成說：「這真是一段風流佳話。」停了一刻開席，就是賓主四人，也還叫豔香穿著女衣出來相陪，豔香替亨太尊道了謝。王夢笙、章池客均向他安慰了兩句，又替他道喜。這豔香也帶笑含羞的，倒也有些閨閣態度。席間嬲著亨大人，定要他把這副委參掉方才消得這口氣，不然可就要尋死了。亨太滿口答應說：「總在我身上替你出氣，八姨太太盡管放心，好好的服侍葉大人，明年早生貴子。」說的豔香紅著臉，拿一把瓜子撒了過來，大家哈哈一笑。後來，這亨太尊到底借件事，不多幾日就把這副委的差事撤去。可見，做官的人萬不可任性，不拘他龜奴媽賊屁，只要他勢力大些，千萬得罪不得的。席間把辦這事的法子商量定了。說這天必得要多請些客，唱一天戲，使大家知道，將來人家才沒有話說。就拿歷本揀了個初六的佳期。說叫豔香先回家住兩天，到這天再拿轎子吹手接來，大家都說甚好，席散各自回家。次日，豔香也回去收拾收拾自己的東西，他師傅也辦了酒菜，還預備了一枝玉藉替他餞行，也整頓了一個蒸豚與師傅留別。

到了初六，連撫台、藩台都請到了。此時，那梁培師早已升了刑部尚書，進了軍機。現在撫台就是那廣東藩台包世涵，號容齋，升的藩台姓譚，名篤號梧崦，是廣東人，到任也不過一年。他小時候在香港洋行裡當過細崽，懂得些外國話，後來跟了一同鄉在欽差出洋當翻譯，混了幾年保到道台，放了一任關道，成了臬台，將放藩台就丁了憂回家。起優之後，放了這江西藩台，同包容帥本無甚麼交情，因內裡有點淵源，所以也成了個肺腑至交，你道甚麼淵源？

這包容齋在廣東藩台任上的時候，他姨太太用了一個梳頭媽叫做桂姐，年紀不到二十歲，生的油頭粉面，妖豔異常。那一雙天足常常的不穿襪子，套在那黑油拖鞋裡，掩映得白如團雪，滑似松脂。這包容齋有時僥倖捻到手裡，真如那漢成帝得了趙合的雙足，登時就可興陽助興。雖礙著姨太太不能常常享用，卻也就不時領略餘腥。等到這包容齋升了江西撫台，恰好這譚方伯丁降服憂回家，這桂姐就到了譚方伯府上。這位譚方伯與包容齋所好略同，也是酷慕新興的，見了這六寸膚圓也就垂涎不置。不到幾個月，竟在這桂姐的腹中下了一個國民種子。

這桂種是有丈夫的，只得援那小倉山主人討方聰娘的故事，托人從中說項，花了三千塊錢才能夠新特使，故雄讓畔，八風皆平。這回同到江西，譚方伯曉得他這位姨太太同撫台有這一點密切的淵源，大可就此聯絡到任，不多時，就叫他去拜撫台的姨太太。撫台這位姨太太，是在揚州何駒子家討的，芳名叫文玉，最為得寵，所以把前頭的幾位姨太太都撇在安徽家裡，到廣東、到江西都是這文玉隨行，真是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從來不敢違拗的。這姨太太見了桂姐，自然主僕情深，就是這包容帥也不免眷懷舊雨。有時這位桂姨太太就留在撫台衙門盤桓兩三天，包容帥曾否同他重瀆墮歡，那節府森嚴，侯門邃密，做書的卻不敢托人打聽。但是，這位藩台自從得他姨太太同撫台把這淵源敘過之後上去回事，包容帥沒有不點頭答應的，號論委缺委差，譚藩台說了從來不敢更改，就是包容帥要照應個把人，也得同這譚藩台好好的商量，有時譚藩台上去回的人，包容帥覺得不大妥當，推敲推敲，譚藩台就有不滿之色，總要撫台答應了才算。本來用人是藩台的專責，這位包容帥倒也很盡那不肯侵官的道理。這譚方伯見這包容帥已在他如夫人股掌之中，就放開手段去做，真個同那《官場現形記》上所說的差的不多。

這位南昌府亨茂，他老太爺本是內務府總管，近來又升了理藩院尚書，那新建縣華公滋大令名蔭榮的也是一位督撫的少爺，皆是家資豪富，孝敬得這譚方伯心滿意足。所以，上司屬員都很脫略形跡。這天，葉公館的客真不少，那王太史、章中翰、亨太尊、金太尊、華大令自然在坐，還有那位任天然，從萬安縣撤任回省，住在葉公館一條街上也都請了。任天然因為這是曠古難逢的事體，也很願意過來見識見識。此外的客也不勝枚舉，無非是些闊官巨商。兩點鐘即已開戲，客人陸續到齊。

到了五點多鐘，只見四個紗燈一班鼓樂，迎著一頂藍呢四轎，玻璃窗都用紅綢幔子遮著，進了大門就鞭炮不絕，一直抬到上房院子裡歇下，一個丫頭，一個老媽，在轎子裡攙了一位當年的少爺，前天的戲子，今日的新娘豔香八姨太太出來，慢移蓮步，輕踏花壇，進了堂屋。這位葉觀察戴了紅頂花翎，穿著蟒袍補褂，領著豔香敬了神，拜了祖宗，然後擺了兩把椅子，葉觀察靠著上首一把站著，下首一把是替他太太設的靈位，這豔香就端立紅檀，襝衽下拜。葉觀察立受了，然後豔香向著雙鈴叫了一聲「姊姊」，拜了下去，雙鈴也回叫了一聲「妹妹」並肩跪下回拜，一面請了撫台、藩台及各位人進來見禮。撫台、藩台本來都是歡喜豔香的，所以，都送了些添妝，不過是衣料、鏡奩、脂粉、香水等類，還有一封重重的見面禮。葉勉湖連忙道謝，又叫豔香磕頭謝了，大家見過，都退到廳上坐席看戲。

等到撫台、藩台落坐後，亨太尊又高興，重新叫起局來，把這席酒鬧到三更後才罷，有些生客都悄悄逃去，那全似莊、任天然

皆在逃席之列。

席散之後，剩的都是幾個常聚的熟人，吵著要鬧新房。葉勉湖也欣然領道。這新房在七姨太太的裡間，是七姨太太的意思，說這房間本來寬大，都有前後間在一邊，住著諸事便當些。

大家進了新房一看，收拾的十分齊整，壁上掛著一副泥金對聯，王夢笙走去看是章池客送的，寫的一筆好王字，對句是：「鄂被新迎桃葉豔，寒簧應惹桂枝香。」連聲贊道：「池客這副對子真好，渾融工切，盡題中妙，有弦外音。」章池客笑道：「也不見得。」王夢笙道：「我也做了一副，因為太著色相，且是四個字的不像新房對子，所以沒送。」大家說請教請教，王夢笙道：「是，魚熊兼美，龍鳳同翔。」章池客道：「其實也很工切。」那葉勉湖、亨太尊於文墨上都不甚了了，也跟著謬贊兩句。葉勉湖又叫老媽子攙著八姨太太，到各人面前敬了茶，大家又說還要鬧鬧老房，勉的不可得新忘故，撇的七姨太太寂寞了。一同走到外間，豔香也跟著出來，卻同雙鈴坐在一張春凳上。王夢笙忽然站起來，走到這兩位姨太太面前，深深一揖，這一雌一雄的姨太太都嚇得站了起來，問道：「王大人甚麼事體？」王夢笙道：「曉得兩位姨太太音律都是高明的，小曲琵琶不敢褻瀆，只求兩位姨太太，一位吹，一位唱，替換著同唱一套崑曲，不知肯賞臉不肯？」說著又作了兩個揖。這兩位姨太太拗他不過，只得答應了，商量著同唱一套「折柳」。

先是雙鈴吹笛子，豔香唱了一枝「怕奏陽關曲」，回來豔香吹笛子，雙鈴唱了一枝「倒風心無阻」，又是雙鈴吹笛子，唱了一枝「慢點懸清目」，然後又是豔香吹笛子，雙鈴唱了一枝「和悶將閒度」。到底是雙鈴先進門，讓他唱的生腳占點便宜。

真是歌聲清脆，餘音繞樑。大家見已過四鼓說未免耽誤了新大好夢，趕緊走罷，大家一齊道謝上轎。這一夜，葉勉湖如何力搏玉兔，直搗黃龍，做書的生平未嘗此味，無從摹擬。

到了三朝，葉勉湖又請了幾個知己的吃酒，那王太史、章中翰、亨太尊、華大令都在坐，各人叫了相好的倌人，這些倌人都到上房裡去請安，看見豔香個個心裡帶笑，看見雙鈴卻羨他生成豔福，嫁得這麼一位好大人，替他弄這麼一個靚麗可人的深閨良伴。到了上席之後，玉仙嬲著亨大人到他家裡請客，說：「同是一樣的人，你看順大人就替豔香吐了氣，難道你就不能替我做點面子？」亨淡如也就答應邀了同席的幾位，明天到玉仙那裡吃酒，大家也都允了。次日傍晚，南昌府亨太尊先已穿了便服，坐了轎子、卻沒有用執事，只帶了四個親兵，一把紅傘，兩匹跟馬，到那玉仙的香巢下轎進去。龜奴鴇婦接著都請了府大人的安，引著進了玉仙房裡，然後派人到各處請客。

那新建縣華大令，不等催請的倒就先過來，在他相好的豔雲房裡坐著等信。聽見府大人到了，就趕緊過來伺候。亨淡如這天又請了一位發審局提調緒太尊，名叫元楨。不多時，客已到齊。

王夢笙看這房間也還雅潔，掛的一副對聯是：欲從玉女窺蓮井，須向仙人乞奔柯。用漁洋成句，也還自然。大家談了半天，因為緒太尊是高郵人，亨太尊叫他黑屁股，拿他開心，他也直認不辭，等這葉觀察，總不見到，催請的回來，才知是撫台請他吃酒，九點多鐘才到，這席酒鬧到十二點鐘方散。各客告辭之後，亨太尊、華大令也跟著要走，玉仙、豔雲兩人定見不放，亨太尊道：「這麼罷，今天夜裡要拜牌，我們叫人把衣帽拿來，在這兒坐一會，就同到萬壽宮，豈不甚好，省得回去睡了誤事。」

華大令忙應道：「是。」於是各派家人去取衣帽，卻各與相好的在房中尋樂。亨太尊的意思，只想吃兩口煙坐坐就走，哪曉得這位相好的玉仙，春興發作，借著打煙睡到亨太尊懷裡偎身相就。亨太尊覺得卻之不恭，就推開煙盤，春風一度，誰知力盡精疲，竟自沉沉睡去。玉仙也就關了房門，打開被窩，擁著這亨太尊同赴邯鄲。

到了五更之後，家人叫鴇婦進來催了幾次，華大令也從豔雲房裡出來。爭奈這亨太尊同那玉仙化為蝴蝶樂而忘返。等到驚醒之後，已見紅山將升，連忙叫玉仙開了房門。華大令也就進來說遲得很了，恐怕要誤怎麼辦呢。亨太尊也在著急，趕緊洗面穿衣，同著華大令匆匆上轎，到了萬壽宮門口，只見撫台轎子已經出來，兩人下了轎，讓撫台轎子過去，走進裡面，藩台是在他們管家面前打聽出實情來的，因為人多不好說甚麼，只說：「你們怎麼這樣荒唐誤事？回來到我那裡再說罷！」說完也就上轎，其餘司道魚貫而去。亨太尊就約華大令，先到他衙門商議商議辦法。兩人到了府署，亨太尊道：「今兒這事可真是兄弟的錯，連累公翁，何以不催催我呢？」華大令道：「卑職到大人門口敲了幾回，總敲不開，現在也不必說他了，怎麼樣想法子彌縫？」亨太尊道：「你看藩台說話的風還好，我們還是去求藩台罷，但是，藩台是好此道的，我們要預備些禮帶去才好。」華大令道：「預備多少呢？」亨太尊想了一想說道：「這件事鬧起來，你我的功名都靠不住，少了怕不行，我們每人帶五千去罷。」華大令道：「那麼卑職趕緊回去拼湊，」亨太尊道：「不必了，叫我的帳房一起打兩張票子，明兒公翁再還我罷，省得往返耽擱。」一面叫帳房師爺，到銀號上打了兩張五千兩的銀票，兩人拿紅封套裝好，揣在懷裡，一齊去上藩台衙門。

手本上去吩咐，請執帖的領到簽押館外間坐著。一會兒，藩台出來兩人上前請了安，又請了個安謝罪，譚藩台讓坐了，下來說道：「你們兩位也太大意了，玩笑玩笑也要有些分寸，萬壽慶賀是甚麼樣子？大典怎麼好誤呢？撫台在萬壽宮派人催問了幾次，我雖替兩位托詞，臨時患病，把那大庭廣眾的面子搪塞過去。然而，這是通國皆知的事，我怎麼遮蓋得住？撫台回去，恐怕這會子，已經盡知底細，聽說已吩咐一聲，卑府們照辦。」譚藩台想了一想道：「姑且也照這樣備一份來，我替你們想法子，倘然不行，再還兩位罷，事不宜遲，兩位就趕緊去料理，封好了，只要叫人送到這邊，不必自己再來，免得教人家說話。」這一府一縣連連答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端茶送了出來。兩位到了宮廳，華大令就向著亨太尊道：「這一次就由卑職那裡去辦，並奉還大人那裡代備的一份。」亨太尊說：「這也很好，你趕緊去弄，不要誤事，要緊要緊。」兩人一齊出來，那華大令回到衙門，趕緊打了張一萬兩的銀票，拿了一個信封封好了，又套在一個紅封套裡，面上恭敬恭敬的寫了「大人安稟」四個字，叫人送到藩台衙門，說是要緊公事，要句回話，這家人親自送去。藩台見了知道是剛才府縣面回的那件公事，拆開一看果然不錯，就叫拿張回片與來人銷差。然後，把這一萬兩的銀票收好，又把那先送的兩張五千兩的銀票也收起一張來，只拿了一張進來對這位桂姨太太說了緣由，叫他把這五千兩的銀票親自送與撫台，總要求他把這府縣兩人的功名保全，事成之後，買一對球花與你酬勞。那桂姨太太道：「我不去，那回你去我同撫台說那南贛道的缺，答應我的金鋼鑽戒指，到今兒還沒有給我呢！」譚藩台又再三央告說：「我即刻就打電報到上海去辦。」這桂姨太太方才答應，坐了轎子到了撫台衙門。他是來慣了，沒有不請的。見了那文玉姨太太，文玉道：「你今兒來的這麼早，做甚麼？」桂姐道：「我是來做送財童子的。」文玉道：「怕是來做進寶回回的罷！」兩人到了房裡，桂姐密密的把這事告訴了文玉，把那五千兩銀票也交了，說：「這一府一縣的功名可全在你身上。」文玉接過想一想，說道：「是了，包你沒事，你回去罷，在這兒恐怕有些話不好講。」桂姐道：「你答應了那是不行的，我依你先回去，讓你好好的去辦。」這文玉送了桂姐上轎，回到房裡，叫人去看老爺在那裡，丫頭去了回來說在總文案汪大人那裡談公事呢。

這汪大人也是安徽人，同這包撫台最要好，從前，包撫台做江蘇候補道的時候，就請他辦筆墨，現在也保到知府。文玉同這汪大人也是見慣了的。心裡一想，這位撫台是吃硬不吃軟，若在上房裡，他要不答應，有些話倒不好說，不如竟到汪大人文案館裡去。於是就叫一個丫頭拿了銀水煙袋跟著，走到汪大人房門口，原來這包容齋，打萬壽宮回來細細的問了問家人，曉得這一府一縣是在窯子裡住的，又叫人去傳了派辦處的全太守，是包容帥最賞識的人，包容帥問他，今兒這南昌府、新建縣到底怎麼會誤事的？這全似莊自從吉安交卸之後，雖一直當的是些闊差，卻沒有再署過事，心裡很想摸一摸這南昌府的印把子。聽見撫台問起這話，想這正是個好機會，就趁著勢說道：「本來他們倚恃著大帥恩寬，鬧得也太不像樣了，這亨守、華令終日醉酒迷花，昨天聽見就是這亨太守，在窯子裡擺酒請華令，就在那兒過夜，親兵、轎班、執事站了一街，警察局都知道這件事，要來查試查試，恐怕京裡要有人說話呢。」包容帥道：「我也聽見這麼說，但恐傳聞的不確，別的人又多半是要好同寅，不肯直說，所以，請似翁過來打聽打聽。既然這話是實，我自然有個道理，你且不要漏風，免得人家怪你。」又談了兩件別的公事，送了全太守，就到總文案上來，同汪大人商量做折子，參這府縣，出告示禁娼。

正在談著，聽說姨太太來了，包容帥吃了一驚說：「姨太太到這裡做甚麼？」那姨太太已欣開門簾走了進來，對著汪文案叫了一聲「汪大人」，汪文案也趕緊起身，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姨太太，說著，就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包容齋道：「你有話不會等我到上房裡去說，怎麼尋到這裡來？」姨太太道：「我因為這件事，不但關聯著你，並且關聯著我，恐怕見面遲了誤了事，所以，到這裡來找你說的。汪大人是我沒有跟你的時候，你天天同他到我那裡吃花酒，打茶圍見慣了的，那有甚麼要緊，我且問你我是個甚麼出身？」包容帥道：「你這話真問得奇了。」那姨太太道：「我是個揚州大樹巷的姑娘，難道汪大人不曉得？我再問你，你在我們堂子裡嫖我的時候，你是個甚麼人？」包容帥道：「你這話問的更奇。」那姨太太道：「我記得你那時候是個江蘇道台，可也是個官，你那時候做官，既然在我們堂子裡嫖得花天酒地，怎麼今兒聽說你因為府裡、縣裡在外頭玩笑，你就要查禁窯子攆姑娘，還要參人家的功名，你有嘴，難道人家沒有嘴？萬一你參了人家，人家也揭你從前的短處，看你拿甚麼臉見人？我在揚州當婊子，倒沒有甚麼要緊，今兒既做了江西撫台的姨太太，被人家牽著頭皮說笑咒罵，那我可不來。」包容帥道：「這些事與你甚麼相干？

我也並不是專為他們玩笑，這朝賀大典他們都誤了，所以才要參他的官，你不必管。」這姨太太聽了登時楞著一雙嬌眼說道：「甚麼話？你叫我不必管？我是關切你，怕人家掏你的臭屎缸，才來勸你的，你倒說我多事，哪曉得你近來做了撫台，是個封疆大吏，覺得大的了不得，我看也沒有甚麼稀奇，在我身上睡過的制台、撫台、尚書、翰林也不知多少，今兒既然你叫我不管，那也容易，你還讓我到揚州去做我的婊子，你做你的撫台，彼此丟開手，兩不相干。可憐那個時刻，你在我那裡，怎麼樣子央告我，說甚麼事體都聽我的話，說了多少次，汪大人也應該聽見幾回，今兒你做了撫台就變了心。」說著那眼淚就直淌下來。包容帥正在沒法，汪大人趁勢就說道：「姨太太也不用動氣，大家再從長商量。這事呢，本來怪這府縣，這朝賀大典怎麼好誤呢，不過，剛才藩司也有信來托卑府替他們說情，他兩人平日官聲甚好，昨天實在是被朋友灌醉誤的事，現在姨太太既如此說，卑府也替他們邀大帥的恩，恕了他們這一次，叫他們申斥一番，再記上幾過，做做面子也過去了。」包容帥本是不得已才要參他們的，現在見這愛妾如此帶怒，本也要想收帆，只是轉不過風來，聽見這位幕府如此一說，就趁勢說道：「既然藩台說他們平日官聲還好，你又替他們求情，就饒了他們罷。但總得叫他們來儆戒儆戒，那折子告示暫時就不啟了。」說著，就叫人去傳南昌府、新建縣兩位來見，這位姨太太才鬆了氣，包容帥不由的說了句：「你何苦氣到這個樣子。」

那姨太太撅著嘴說道：「你要怄人，叫人家怎樣呢？你今兒早上起的早，怕癮還沒有過足，同我進去燒兩口吃罷。」說著就站起身來，包容帥也就跟著進去。

這汪大人送了撫台同姨太太就回了書房，寫了個條子與藩台道：「委辦之事，府主正當甚怒之下，頗難進言，經鄙人反覆剖解，始獲轉圓，望台重新進一言，庶幾里面皆到，竿頭日進，已領盛情，敬請勛安！離維心照，尊賤兩渾。封了個小信封，叫家人送去。這位汪大人不但受了藩台的托，收了一千銀子，並且他討的一位如夫人，就是那玉仙的姊姊叫做月仙，於是那家窯子也很關切，撫台叫他做折子，辦告示，他正在兩難，幸得這位文玉姨太太出來解圍。汪大人急忙送了條子與藩台，就趕緊跑回中軍衙門，叫他如君打發家人送信回去，使他家免得驚惶搬動，他討這位如君，全是借的這位胡中軍的手，也就借這胡中軍的衙門房子住，只貼過十兩銀子的伙食，倒住了有大半年，食用一切都是這位胡中軍供應，說是將來再算。這位胡中軍，卻也有個貪圖，因為同這月仙也是舊交。汪大人有時公事忙不回來，他就可以敘敘舊，這也是兩有裨益的事。再說，譚藩台接到南昌府的信知道事體已妥，就趕緊上院稟見。這包容帥正在姨太太的房裡吃煙，見藩台來，就吩咐「請」，姨太太又勸他吃了一口，然後，到簽押房，藩台已經進來打了拱，讓了坐，譚藩台就說道：「亨守、華令的事大帥大約早知道了，真真豈有此理，司裡查了，這種情形本來就想請大帥奏參的，不過因為這兩個平日的官聲甚好，而且這亨守於洋務上很明白，這通省的官講到交涉上頭還要數他，洋人也同他很好，遇到有點事體得這個人料理料理，好省多少事，實在人才難得，還要求大帥恕其小節。不知大帥可肯賞司裡點面子，恕點恩。」

包容帥道：「這兩個人可鬧的不太像樣了，我平日待人寬厚，他們竟肆無忌憚到如此，我本來想同文案上商量做折子，汪守也說聽說他兩人官聲還好，現在你也出來替他們說話我就不為己甚，但是也得行個公事儆戒儆戒他們，免得人家議論。」譚藩台連忙答應說：「是，司裡下去就趕緊上詳，每人記他三大過以示懲儆。」藩台見撫台沒有甚麼話，也就出來。這一府一縣已經傳到，在大堂口站著班，藩台說你們的事總算妥了，兩人忙請安叩謝，那巡捕已拿著手本來請，不知兩人進去撫台吩咐些甚麼話，且等他二位出來問問看罷。